

裁军谈判会议

CD/PV.276
26 July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百七十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4年7月26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B.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

A.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J. 卡拉萨莱斯先生

R.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R. 比利亚姆布罗萨先生

澳大利亚

R. 布特勒先生

R. 劳先生

J. 库尔特尼女士

比利时

J. M.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C. A.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P. 波普切夫先生

K. 斯坦科夫先生

N. 米哈伊洛夫先生

C.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拉敏

吴佩登丁

加拿大

G. B. 斯金纳先生

R. G. 萨瑟兰先生

R. 瓦尼埃先生

G. K. 瓦尚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林 成先生

杨明良先生

锁开明先生

古 巴

P.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维沃达先生

A. 齐马先生

J. 马图谢克先生

埃 及

S. 阿法拉尔吉先生

I. A. 哈桑先生

M. 巴德尔先生

F. 穆尼卜先生

A. M. 阿巴斯先生

W. 巴西姆女士

埃塞俄比亚

F.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G. 蒙塔西埃先生

H. 雷尼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罗泽先生
H. 蒂利克先生
F. 扎伊阿茨先生
W. 库比切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韦格纳先生
F. 埃尔伯先生
M. 格德茨先生
W. 冯·登·哈根先生

匈牙利

F. 加伊达先生
T. 托特先生

印度

M. 杜贝先生
S.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I. M. 达马尼克先生
I. 维拉纳塔特马贾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F. S. 锡尔詹尼先生
M. 塔莱先生

意大利

M. 阿莱希先生
G. 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日 本

今井隆吉先生

石栗勉先生

川喜田晖雄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S.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 古

D.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S. O.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O. 希拉莱先生

荷 兰

R. J. 范斯海克先生

J. 拉马凯尔先生

J. 阿克爾曼先生

尼日利亚

O. O. 乔治先生

J. O. 奥博赫先生

F. O. 阿金德勒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P. 坎诺克先生

C. 卡斯蒂略·拉米雷斯先生

波 兰

S. 图尔班斯基先生
T.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J. 雷赫拉克先生

罗马尼亚

I. 达特库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H. M. G. S.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I. 图尔森女士
R. 厄克于斯先生
L. E. 温伦先生
H. 伯格伦德先生
J. 隆丁先生
E. 博妮尔女士
A. M. 劳女士
S. 阿莱米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R. M.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P. Y. 斯科莫罗欣先生
G. V.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V. F. 普里亚欣先生
S. V. 纳格拉多夫先生
O. M. 利索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I. T. 克罗马蒂耶先生

L. J. 米德尔顿先生

J. F. 戈登先生

D. A. 斯林先生

G. M. 库珀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L. G. 菲尔兹先生

N. G. 克莱因先生

P. S. 科登先生

R. 斯科特先生

J. 米斯克尔先生

B. 莫顿先生

A. 霍罗维茨先生

A. 利博维茨先生

J. 伍兹沃思先生

J. E. 麦克蒂尔先生

委内瑞拉

A. 洛佩斯·奥利维先生

T. 拉布拉多·鲁维奥先生

O. 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E. 埃坎加·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R.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苏联)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276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请允许我首先代表所有出席会议的代表向我们大家都了解并尊敬的，瑞典的图尔森夫人表示欢迎。

今天，本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6，“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然而，任何成员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根据本会议本周的工作时间表，我打算在登记发言者发言结束后，把本次全体会议暂停一下，召开非正式会议以审议下列问题：(a) 关于改进并提高本会议工作效率的建议；(b) 1984年会议闭幕日期，以及(c) 不扩散条约的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会议的邀请。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21国集团在本会议上次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关于议程项目1，“核禁试”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大家还会记得，在那一天的全体会议上，阿尔及利亚的代表，代表21国集团表示同意根据澳大利亚代表的请求，推迟对这一职权范围草案进行表决。我将继续同感到关心的代表团进行磋商，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变化，我打算在发言结束后请大家对载入第CD/520号文件中的21国集团的职权范围草案进行表决。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越南、巴西、奥地利、日本、联合王国、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代表。

根据本会议在其第273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现在我请越南大使，阮商同志发言。

阮商先生（越南）：谢谢您，主席先生。感谢您的同情，并感谢本会议给我发言的机会。主席先生，由于我是第一次在夏季会议发言，我想首先向您表示兄弟般的祝贺，祝贺您担任这个重要的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您是伟大的苏联这个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堡垒的杰出而经验丰富的代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同苏联为了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利益，在各个方面发展可信赖的友谊和合作。我还想向您的前任，尊敬的瑞典代表表示热烈的祝贺，越南同瑞典有着富有成效的关系。

我之所以选择要向本会议就综合裁军方案发表讲话，是因为我国政府一向对这个问题极端重视，认为裁军的各个方面和各个接连的阶段之间具有有机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并认为制订这样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方案将有可能动员一切和平力量，组

(阮商先生, 越南)

织和指导本会议的工作, 以及全世界人民为实现旨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最终目标而进行的斗争。

考虑到近几年来世界局势变得非常复杂和极其紧张, 这种全球观点就更为必要。造成这种复杂而紧张的局势的原因, 是因为军备竞赛日益加强, 巨大核武库对全人类生活造成可怕的威胁, 最近随着在西欧部署美国导弹又展开了一个新阶段; 此外, 还因为在世界许多地区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的政策复活了, 又发生了对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挑衅、恫吓、干涉与侵略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裁军在防止战争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具有日益增强的意义和作用。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上一致通过的各个文件依然充分有效而且没有过时。在执行第二届特别联大的建议方面, 工作小组在墨西哥的罗夫莱斯大使经验丰富的领导下, 产生了综合裁军方案的草案文本。这个文本已成为去年9月1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给联合国大会的最后报告(CD/421号文件)的附件。我们对此结果觉得值得称赞。它是在我们都熟悉的情况下取得的, 因此更具有优点。就我们来说, 我们愿为此作出微小的贡献。

首先, 关于目标方面, 我国代表团认为, 由于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而且我们渴望牢固持久的和平, 渴望国际安全以及每个国家的安全,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 因此, 我们应该为实现防止核战争而工作, 并把它作为动员各国以及各国人民为之而努力的具有最高度优先的关键任务。同时, 我们也正在为防止和消除在世界许多地区制造紧张的温床而工作。这种紧张是由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通过各种战争形式来制造的: 有局部战争、特别战争、利用代理人的战争、各种形式的消耗战争、未经宣战的战争、使用雇佣军进行的战争……, 以反对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各国的独立和主权。

当我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谋求实现部分的、公正和平等的裁军措施时, 重要的是不要忽视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最终目标, 并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在每个方面以及在总的方面所已取得的成果。那些因梦想取得优势而强迫我们从已经达成协议的成果上往后退的国家, 必须承担国际责任。限制军备和裁军的进程应是连续不断的, 任何国家都不应采取可能破坏或阻挠为取得连续不断进展所作努力的行动, 而应表现出真诚合作的认真而有益的态度, 以期达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具有主要军事能力的国家, 首先是核武器国家, 主要是苏联和美国, 当然应承

(阮商先生，越南)

担最大的责任，但是，各国不分大小，也都必须为和平而努力，并为裁军作出贡献。

其次，关于优先地位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综合裁军方案的文本以及裁军谈判会议的目前作法。

遵循不结盟最高级会议的精神，我们认为“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危险就是核战争对人类生存本身所造成的威胁”。防止核战争以及核裁军的各个方面必须占有最高的优先地位，因为它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关键性的重要的意义。必须制止并扭转核军备竞赛，停止发展所谓的战略军备三元体系、星际战争以及旨在取得军事和战略优势的其他疯狂计划，并放弃旨在使所谓的“有限的”、预防性的或其他形式的核战争合法化的一整套理论。为了防止核战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已在本裁军谈判会议和联合国提出了许多明智的建议，包括冻结现有核武器，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了防止生产此种武器的新一代而严格而彻底禁止其试验，为彻底禁止外层空间军事化，尤其是禁止在外层空间以及在海床、洋底部署核武器缔结一项协定，以及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承诺遵守的行动准则。欧洲当务之急之一就是回到在部署美国导弹以前所存在的局势，这样就可以恢复关于核武器的双边谈判。此外，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通过代理人进行战争以及用核武器武装它们的盟国，诸如以色列、南非及其他有野心的国家，这种种作法使无核武器国家对于实行有效的安全保证和严格执行不扩散条约十分关注。越南尤其热爱这个条约，因为它在过去不止一次地受到战术核武器攻击的威胁，而且现在依然遭受一个巨大邻国的永久性威胁。这个邻国是一个核大国，它的行为常常是无法预料的。

在这些不同方面的核裁军之后，应对有关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作出最大努力。裁军谈判会议应克服某些蛊惑人心、动摇人心的花招来抓紧进行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及使用化学武器公约的最后拟订工作。在这些武器中，二元武器是联合国大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的主题。作为最近几十年来化学战的最大的受害者，越南对这个问题特别关心，去年曾将其经历报告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同样，我们认为，关于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以及军事预算等方面，虽然不是最高优先考虑事项，也应受到应有的审议，特别有鉴于“重大利益区”的理论和“力量预测”的方案，并且为了限制并逐步消除用一切尖端的、不断发展的武器向人民进行的、所谓的局部战争。这种战争昨天在越南，最近在黎巴嫩都发生

(阮商先生，越南)

了，为了同样的目的，它们愿意同新的伙伴分享这些武器。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您提出我们关于在 CD/421 号文件有关章节中设想的许多措施之一的看法。这个对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措施就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和平区。

东南亚是地球上在过去四十年来从未享受过和平的唯一区域。战争和危机此起彼伏，其中包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战争，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期间，这个战争震撼了进步人类的良心。

这四十年中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本地区之外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力量对东南亚各国的独立与和平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而且它们是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破坏因素。那个最大的西方大国与那个人口最多的亚洲大国之间在政治上的勾结和在军事上日趋加强的合作，不仅引起该地区正当的关注，而且对小国的安全和东南亚的稳定构成真正威胁。

这几十年的事态还表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力量总是采取其传统的“分而治之”政策，怂恿该地区不同国家之间或国家集团之间进行对抗。要想在东南亚解决持久而牢固的和平的问题，就必须适当考虑这些历史教训。

关于造成目前局势的原因以及为恢复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所应采取的措施，在东南亚各国之间依然存在分歧的意见。然而，这些分歧同来自外部的威胁相比还是极小的，而且单是这些分歧不能导致爆炸性局势。如果单方面强加的不正确的解决办法被外部力量加以利用，那么，这种危险还是可能引起的。

印度支那各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具有共同的、根本的和永久的利益，即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利益，并且有着为了各自国家的繁荣而实行和平共处和友好睦邻的共同愿望。

欧洲各国用了 30 年才建立起赫尔辛基体系。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有助于各国的国家建设并立即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和平区，永久消除来自外部的一切侵略和干涉，东南亚各国迫切需要和平与合作。尽管发生了各种变化，但是越南仍然坚持它自 1976 年以来一直主张的，并已载入在 1978 年由东盟各国签署的联合公报的这一长期政策。因为对于越南来说，这项政策并非一个迫于形势的一时措施，而是对该地区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更高的根本利益承担责任的政策。

(阮商先生，越南)

有不少观点是可以作为在不强加任何观点的情况下进行平等协商的基础的。这些观点可从下列方面找到：万隆历史性原则的精神，不结盟国家的新德里最高级会议最后文件关于东南亚的段落，在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代表三个印度支那国家所提的七点建议，以及1971年东南亚联盟国家关于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宣言。过去五年中的经验证明，唯一的正确解决办法就是两个国家集团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相互尊重双方的合法权利。这是实现缓和紧张局势，逐步缩小分歧并逐步导致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道路。最近的印度支那三国外交部长会议再次吁请东盟各国遵循这一道路，遗憾的是，东盟各国最近的部长级公报看来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是遵循了来自该地区之外的力量的路线。我国政府则仍然明朗地奉行其在东南亚建立和平区的一贯政策。我们认为，为对于所有清醒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来说，长期的利益和常识最终将占上风，而且平等对话一定会实行。

本着同样的和平共处与稳定精神，越南支持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呼吁立即停止玩弄一切拖延手法并尽快为此目的召开国际会议。同样，我国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排除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倡议。

第CD/421号文件所载的综合裁军方案的草案文本仍然包括许多括号。这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议题，是我简单的几句话所无法讲透的。

裁军工作同和平事业一样，是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致力于解决的一项伟大事业，而本会议则承担有特别的责任。作为一个谈判机构，其成员保持的数目必须合理。我认为，为了有益于提高效率，本会议的组成以及任何可能的在必要的限度内增加其成员的做法，应完全符合保持其三个组成部分的政治均势的原则。众所周知，越南已提出加入的申请。它希望，根据这些原则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其申请能够得到赞成。为此，它将非常感谢本会议。

裁军事业如同任何伟大的事业一样，是一项复杂的长期问题，充满了种种变化，但肯定会取得进展，因为现在和平的力量胜过战争和侵略力量。

主席：我感谢越南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国及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发言。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巴西)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 (巴西)：主席先生，作为驻贵国的前大使，我怀着特别愉快的心情欢迎您担任本会议本月份的主席；作为一位老朋友，我很高兴地看到您以政治家的风度指导我们的工作。今天我的发言主要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理由很简单。该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的进程已经开始，而且其筹备委员会今年的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

在这一进程中，在本会议厅以及在其他地方日益不断地听到要求非签署国加入这一条约的呼声。由于巴西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因此，巴西感到需要尽可能全面地阐明它之所以没有签署，而且也不会签署的理由。此外，同曾在本会议厅所阐述的相反，巴西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发表它对这一条约的看法。第一，因为不扩散问题是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专有的财产；第二，因为必须承认象我国这样的，在国家及地区范围内采取了防止扩散步骤的无核国家，比那些虽然是该条约的缔约国，但仍容忍在它们自己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国家至少更有资格谈论这一问题；第三，因为巴西关于不扩散的历史是毫不含糊的，无懈可击的。

因此，我今天的发言打算对在联合国系统内为实现普遍性的不扩散体系所作的种种努力作一个历史性总结，并简要提一提巴西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最后细致地研究一下不扩散条约的文本及其执行情况。

联合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项重大决定，就是1961年12月4日一致通过的第1576(XV)号一般称为“爱尔兰决议”。它是大会第一委员会经过几年讨论的结果。决议要求所有国家促进缔结一项可以防止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取得核武器的国际协定。

此后几年，大会继续进行辩论，1965年通过了专门涉及这个问题的基本决议，被称之为第2028(XX)号决议。它是在本会议的一个前身机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所谓“八国集团”倡议下，拟订并提出的。这个决议的文本是在没有任何反对票，但有五票弃权，并得到超级大国的支持下通过的，它提出了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进行谈判应根据的五项原则。

这些原则是：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 巴西)

- “(a) 条约应避免有可能使有核国家或无核国家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扩散核武器的任何漏洞;
- (b) 条约应体现有核国家及无核国家相互间可接受的责任与义务的均衡;
- (c) 条约应该是朝向实现全面彻底裁军, 特别是核裁军的一个步骤;
- (d) 应有可接受的, 并行得通的, 关于确保条约有效性的条款;
- (e) 条约中任何条款都不应妨碍任何国家集团为确保在它们领土上绝对没有核武器而缔结区域性条约的权利。”

一年半之后, 1967年8月24日, 苏联和美国向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提交了两个单独的、内容相同的关于不扩散条约的草案。此后, 1968年1月18日, 该委员会的两主席提出了一个联合修正文本。十八国裁委会对1967年和1968年这两个文件提出了许多评论, 建议及意见。两主席把这个联合草案附在他们为1968年4月24日举行的第22届大会续会所写的报告后面。在这次续会的辩论期间, 对最后文本作了几处很小的改动。1968年6月12日, 大会以95票赞成、4票反对和21票弃权通过了一项编号为2373的决议。其中弃权的有三个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成员国: 巴西、缅甸和印度。

决议赞扬了条约草案, 并要求秘书长开放条约供签署。两年之后, 条约收到足以使之生效的批准书。

现在, 让我简要地回顾一下巴西关于不扩散问题的历史。

巴西参加了对“爱尔兰决议”的协商一致意见, 而且, 与此同时, 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提出了一项要求在拉丁美洲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从1962年到1965年, 巴西积极参加了十八国裁委会及联合国大会关于裁军及扩散问题的讨论。1963年, 巴西签署了部分禁试条约, 并于1964年批准了这一条约。1965年巴西参与提出体现指导未来条约五项原则的第2028号决议。

同时, 在1963年, 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及墨西哥等国总统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 该声明阐明“它们的政府准备签署一项多边的拉丁美洲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它们这些国家承诺不生产、接受、储存或试验核武器或核发射装置……”; 到1965年, 巴西进行拟订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筹备工作。它于1967年5月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关于该条约生效前二年, 1968年1月批准了该条约。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 巴西)

1968年我国前外交部长阿劳若·卡斯特罗大使和我本人组成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巴西代表团, 同样参加了关于两主席提出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文本的讨论。2月8日, 巴西代表根据大会通过的第2028号决议中的五项原则对修正草案发表了看法。他的发言已载入 ENDC/PV. 363号文件中。

关于不允许以任何形式进行扩散的原则(a), 巴西代表指出, “修正草案不包括任何旨在防止核武器国家直接或间接进行纵向扩散的措施”。

关于设想责任与义务均衡的原则(b), 巴西代表回顾说, 拟议中的文本请无核武器国家接受“一个有待制订的, 尚不存在的控制系统, 但它不包括有关核武器国家在其核活动方面必须加以同样控制, 从而有可能缩小义务差距的一项承诺”。

关于旨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 特别是核裁军这一目标的原则(c), 巴西代表指出拟议中的文本仅仅设想由各缔约国, 不是具体由核国家承诺, 真诚地进行谈判。在这方面, 他提出建议, 这一条约的期限最少应为25年, 他怀疑象具有为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进行谈判这权限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这样的委员会, 是否可以批准一种条款其根据是这样一种假设, 即: “在最低限度的头25年中, 核武库可能会扩大并扩散, 而且可能会无阻拦地纵向扩散”。他继续说, 认为十八国裁军委员会, 或者在日内瓦或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其他机构, 到1993年还会为核裁军这个重大问题达成协议而进行摸索, 这是否说得太早, 或者不合适呢? 十六年之后, 这些话听起来格外亲切。

关于原则(d), 巴西代表强调指出, 普遍性是条约有效性的一个前提。他还说, 在核国家中, 有两个不可能成为签署国, 而在无核国家中, 有四十个国家批准, 也似乎还不能算是普遍性的一种象征。

最后, 关于区域性条约的原则(e), 对巴西的立场作了如下阐述: “我国代表团欢迎在草案的执行部分承认存在着旨在确保在此种协定的缔约国领土上, 例如在拉丁美洲, 没有核武器的区域性条约。然而, 如果草案明确承认, 已经缔结了这种区域性条约的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将会更为满意”。

根据第2028号决议的五项原则, 对两主席的草案作了分析之后, 巴西代表说: “我们曾试图指出修正草案同大会所制订的指导我们工作的原则之间的某些不一致之处”。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巴西)

遗憾的是，两主席没有考虑我国代表团以及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所提出的这些看法，以及建议和修正，他们决定坚持他们原来的方案。因此，毫不奇怪，巴西不可能支持大会关于通过并推荐这个条约草案供签署的决议。

现在，请允许我根据大会一致同意的五项原则对于目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款作比较详细的探讨。

如同国际条约的惯例，序言部分阐明了缔约国的总的目的和意图，而执行部分规定了它们的权利和义务。

就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来说，其序言部分的开头两段是关于防止核战争。第一段表达了缔约国对一场核战争后果的关切，并认识到“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战争的危险，并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第二段接着指出，扩散核武器“将发展为严重增加核战争的危险”。十六年已经过去了，而国际社会还在等待核国家为有效地避免发生核战争危险而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尽管它们声称相信扩散核武器将加剧这种危险，但它们仍在继续扩大核武库，而且它们制订政策的前提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之所以没有发生全面的冲突，应归功于核武器。

第三段说明条约同联合国大会要求“缔结一项防止更广泛地扩散核武器的协定”的各项决议是“一致的”。我们过去曾指出，我还打算进一步说明，这个条约同理应为其提供指导及方向的第2028号决议所商定的五项原则，有十分明显的出入。

下面四段说的是和平核活动和应用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的问题，并为规定保障制度的执行部分条款搭个台阶。看了第四、五、六、七段，人们会认为，它们所坚持的原则运用于所有缔约国；但是，在执行部分关于保障的那项条款（第三条）中，很清楚，只有无核国家必须接受对其和平活动进行监督。在序言部分关于获得核技术利益的原则，为使那种只有有核国家才有权充分发展核技术，而实际上他们已将核技术扩展也包括军事技术的制度的合法化提供了基础。

第2028号决议要求“有核国家及无核国家相互间可接受的责任与义务的均衡”。在自由进行技术研究和用其利益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一切权利和特权都是为有核国家保留的，而无核国家仅仅成了义务的承担者。第七段承认，“为了进一步发展为和平目的应用原子能，并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为这种发展作出贡献，所有缔约国均有权尽可能参加科学情报交换”。然而，这种承认，虽然在第四条已逐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 巴西)

字逐句地重复阐述, 并没有为核国家规定相应的执行义务。相反却对无核国家发展自己的和平工业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第八、九、十和十一段是关于停止军备竞赛、进行核裁军、禁止核武器爆炸试验以及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等重要问题。所有这四段都表达了缔约国为实现这几个目标的“决心”, 或“愿望”, 或“意图”。在这四段中, 核国家所承担的具体义务没有一项是由序言部分写到执行条款中的, 只有在第六条中有很含糊的关于“真诚地”的提法。值得注意的是, 第十段回顾了 1963 年部分禁试条约缔约国“谋求实现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 并为此目的继续进行谈判”的“决心”。正如过去几年来我们在本会议所目睹的那样有两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大国缔约国阻拦了有助于履行这一承诺的任何谈判。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有可能接受第六条中提到的“真诚地”这一说法的表面价值呢?

最后, 序言部分的最后一段承认“按照联合国宪章, 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必须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尽管有这些目的和意图, 每天不断地发生这个或那个核国家不顾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公开或隐蔽地进行干涉, 镇压政治独立和不尊重领土完整等事件。

对执行部分的审查应根据其条款以及核国家为实现条约的序言所阐明的目的和意图对这些条款的执行和应用的情况。在这部分中有缔约国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第一条阐明了为防止无核国家制造或取得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 核国家应承担的义务。过去十六年一直在询问的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即: 如果有些大国, 条约的缔约国或非缔约国, 保持并实施它们继续研制、储存并将其核武器向全世界扩散的权利, 那么, 怎么能够防止扩散? 第 2028 号决议阐明“条约应避免有可能使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直接或间接以任何形式扩散核武器的任何漏洞”。这个曾得到所有国家, 包括那些现在已成为条约缔约国的核国家支持的原则怎么样了呢? 此外, 对武器的不转让, 或转让武器的控制权, 是否可用什么方法加以核查呢? 那个关于在核查方面可接受的责任与义务的均衡原则, 怎么样了呢? 一涉及到核大国的行动和利益时, 对条约主要目标执行情况的核查就没有了, 因为无论如何, 它们对其他缔约国是没有说明问题的义务的。关于转让核武器问题, 人们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 巴西)

不禁会想到超级大国在它们自己的边境之外, 在欧洲大量部署核武器。为了确证这种部署符合条约规定, 缔约国不得不只指望有关核大国的单方面声明。这种声明大意是说, 它保有对这些武器的控制权。与此相反的是, 即使只是为非军事目的向无核国家转让研究用反应堆的设备, 也被纳入了严格的核查系统。换句话说, 超级大国可随意决定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时间自由地转运或部署核武器, 而任何其他国家则为和平目的研究核技术也要受到严厉的监视。

超级大国甚至走得更远, 竟毫无约束地自由处理其核武库, 并进行片面的解释, 说如有必要, 准备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把核武器的控制权交给它们的盟国。在 1968 年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的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军事含义的“关于总统指令^H听证会”中, 我们发现有这样的解释: 第一条和第二条“不涉及在盟国领土内部署核武器的计划安排。除非作出进行战争的决定, 并且只有作出战争的决定, 它们才会涉及对核武器的转让或控制, 而到那时条约也就不会再有控制作用了。”由于我们无法找到苏联类似的出版物来进行比较, 我们不知道, 另一超级大国如何看待关于根据条约可以相应地自动中止其义务的情况。

执行部分的第二条是同第一条相应的, 或者说是第一条的翻版, 它阐明了无核国家根据下一条所规定的核查系统应尽的义务。

有两个核大国已经单方面自愿地将它们的和平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很难理解, 为什么其余几个核缔约国至今仍不愿意这样做, 虽然根据条约, 作这种决定完全是他们的权利。如果对和平的核活动, 以及那些在关系到无核缔约国须接受严密监视的相同的核活动, 采取开放态度, 那么条约的条款和宗旨就会得到更大的信任。

第四条的目标是很值得赞扬的。它明确地主张所有缔约国有“不受歧视地”为和平目的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容剥夺的权利”。然而, 本条的两项规定都因明确提及第一条和第二条而受到限制, 因为第一条和第二条包含本条约据以设想和草拟的根本性歧视。坦白地说, 条约阐明缔约国之间不应有歧视。当然, 内在的歧视除外。这样, 它就使核国家与无核国家有区别的情况合法化了, 也不管核大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 巴西)

国所取得的军事水平如何, 以及无核国家所取得的技术水平如何。这种永远写在条约中的区别, 只有从地球表面消除核武器之后才会消失, 而消除核武器虽是人们所热切希望的, 但不大可能实现的一种结果。

恰恰相反, 经验表明, 核大国需要进一步扩大这两类国家间的差别。1975年2月所谓的“伦敦供应者俱乐部”的创立通过一种商定的限制和保障措施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了补充。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位评论员的话来说, “这个组织的建立还突出并更明确地将国家分为两种类型, 即供应者与接受者。这种划分法以后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促进和平使用核能的条款中还要探讨。”如同经验所表明, 在这个系统中没有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

第四条还提出了关于使用核能的“宗旨”的主观因素。条约的倡导者, 特别是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 强烈地争辩说, 和平的技术从本质上讲无法与军事方面的应用区分。因此, 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 必须将“敏感的”知识安全地保留在那些拥有这种知识的国家手中。然而, 条约没有进一步制定出关于“宗旨”的概念。它把和平应用核能同战争应用核能绝然分开, 但这只适用于无核国家。先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为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它的保障制度至少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样严格, 但它不是歧视性的。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目前正在谈判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 也可以找出相似之处。就后者来说, 关于所谓“一般用途标准”的优点及必要性, 没有什么争执。在这两种情况下, 广泛用作民用的技术也可用于敌对目的。在这两种情况下, 此种敌对目的都招致大规模毁灭的危险。人们可能会说, 核武器的危险可能更大; 这正是主张核裁军应具有优先地位的论据。

第五条进一步明确地将世界分为两类国家, 由于有些被指定的缔约国永远保有为提供本条规定的服务所必要的手段, 它们是全面核技术的唯一拥有者, 分配者和控制者。第五条还规定, 使无核缔约国有可能据以从和平利用核爆炸中获得潜在利益的“一项或几项特别国际协定”, 还说“就此问题的谈判应在条约生效后尽速开始。”有这种愿望的无核缔约国也可以根据双边协定获得这种利益。值得知道的是, 第五条中有几条规定, 已经得到执行。“特别国际协定”是否已经缔结, 是否已就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巴西)

这些协定开始谈判？是否已就这个议题作出了任何“双边安排”？所设想的“适当的国际机构”是否已设立？

第六条的各项规定是开始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进行谈判以来人们评论最多的。第 2028 号决议中有两个原则对这一条特别适用：条约应是实现核裁军的一个步骤，并包含一个可接受的责任与义务的均衡。正如我已强调指出过，序言部分表达了缔约国有“决心”，“愿望”，和“意图”实现这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进行核裁军；第二，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第三，根据一项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条约，从国家武库中消除此种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人们本指望第 2028 号决议以及序言部分所表达的各缔约国的目标，会使执行部分在这方面规定明确而毫不含糊的承诺的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条约仅规定由所有缔约国对这些目标作出承诺。

核大国从未否认它们在裁军方面的特别责任；近来它们明确承认了这些责任，这明显地表现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该文件指出，“虽然裁军是所有各国的责任，但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却负有主要责任。”随便说一句，“真诚”是任何国际谈判中的一个正常的设想。然而，面对第六条的约定义务，核大国如何向其他缔约国以及全世界交待它们时谈时停的做法及其结果呢？最近的例子就是关于中程核力量的会谈和裁减战略武器会谈都已中断，其唯一可见的后果就是部署了新的更加致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由于核大国态度僵硬，为开始进行多边的核裁军谈判所作的一切努力也都遭到了失败。因此，无核武器国家，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和非缔约国都完全有权要求核缔约国遵守第六条所规定的义务，即使这一义务很不明显，是用非常含糊的字眼表达的。问题很简单，而且很明确：条约已签订十四年，各种谈判，首先是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谈判，第二是关于核裁军的谈判，第三是关于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如果说有结果的话，那么，是些什么结果呢？

第七条对拉丁美洲各国非常重要的。这些国家，如巴西，已谈判出一个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条约，并承诺保证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以及整个区域绝对没有核武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 巴西)

器。不扩散条约无视这样一个承诺以及它所产生的后果。在其他区域可以任意扩散的情况下, 无核武器区这一概念不能只局限于世界上一个或几个区域。这一概念也不能离开有效的核查制度, 特别是关于核大国遵守对该区域所承担的义务的核查。但是, 它们公开阐明的关于不透露它们任意向陆地、海上和空中扩散的核武器的去向这一政策, 是对无核区有效性的一个主要障碍。根据第七条, 为了“保证区域性协定的缔约国在其领土上绝对没有核武器”, 核大国必须接受并尊重严格而可行的核查制度。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制度, 就会破坏区域性安排的这个基础。

第八条包括对不扩散条约进行修正和审查的规定。本条首先以民主的方式赋予所有缔约国以提出修正案的权利。然后规定有三分之一的多数就可要求召集会议审查修正案。然而, 批准修正案的程序既是可选择的, 又是歧视性的。几个有特权的缔约国, 当然是有核缔约国, 有权否决已提出的任何修正案, 即使所有其他缔约国全同意也是如此。在一定的限度内, 人们可能设想会有这样一种情况: 即这个条约所有的120个左右缔约国, 除一个核大国外全都同意一项修正案。可是, 这一个反对意见就足以阻挠通过这个修正案。

第九条为了本条约的目的对核国家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看来有两个目的: 第一, 为至今尚未加入本条约的两个核大国敞开大门, 使其加入; 第二, 对那五个国家的核武器地位予以认可, 不管它们是否本条约的缔约国, 使目前力量的结构永久化。对此, 唯一能够发表的看法, 也许就是, 以往所有想冻结历史的企图, 特别是基于不公正和特权的企图, 均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对于这一新的企图, 似乎并不例外, 其根源可以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一制度中找到。在至今三十九年的时间内, 否决权损害了联合国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努力, 同样, 不扩散条约所容忍的恐怖的均衡, 也损害了为裁军所作的一切努力。

第十条规定了缔约国可以退出条约的条件, 还规定了在条约生效二十五年后旨在无限期延长条约期限的办法。关于将条约无限期延长的问题, 看来已经是第三次审查会议要全力以赴来解决的首要问题, 因为瑞典代表团团长特奥琳女士在我们夏季会议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了。但是, 这是缔约国本身有权通过简单多数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至于在第十条中的退约条款, 其有关部分的条文如下: “各缔约国为行使其国家主权, 如果断定与本条约议题事项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及其本国的最高利

(德·索萨·席尔瓦先生, 巴西)

益, 应有权退出本条约。”现在我就用南斯拉夫的维达斯大使, 在6月28日第268次全体会议上以21国集团的名义宣读的声明文本, 来同这一规定作一对照吧。该文本包括下列声明: “……少数几个国家的核武库中存有的核武器以及这些武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 使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的根本安全利益都同样从根本上直接受到危害。”将这两个文本作一比较就可以说明问题。

分析了不扩散条约及其执行情况之后, 人们不禁要问: 这个条约除了使多数国家受到歧视, 和少数国家享有特权外, 还能提供些什么? 如果说拥有核武器是少数国家的合法权利, 那么它也必须是所有国家的合法权利。如果核武器是不合法的, 那么只能将其禁止并消除。

据我们所知, 那些决定不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并没有作出核军事的选择, 而且, 许多国家包括巴西在内, 有的已经加入了使它们放弃核武器的其他条约, 有的已经发表了类似这种意思的正式声明。然而, 这些国家却不断遭到怀疑和不信任。相反, 核大国不管在数量上、质量上或者在地区范围上正在继续加紧进行的扩散, 竟然由于这个号称防止扩散的条约而变得合理合法。人们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 在这样一个对扩散有这么多激励的制度下, 向另外国家扩散核武器并没有成为普遍的现象。

主席: 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国和我说的善意的话。根据第249次全体会议上作的决定, 我现在请奥地利代表比尔鲍姆先生发言。

比尔鲍姆先生 (奥地利):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 我国作为一个会议非成员国, 为能够有机会就裁军问题表达一些意见而感到感激。我们感到荣幸的是, 我们在此发言正值奥地利与之有着稳定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担任主席, 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大国, 在裁军领域具有特殊的份量, 并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向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致敬, 他那众所周知的外交才能、高超的技巧以及广泛的经验是履行主席这一职责的重要的可贵之处。

在国际关系高度紧张这一情况下, 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卓越的机构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紧迫而重要的任务。这一机构从委员会升格为会议就是对全世界寄予的期望

(比尔鲍姆先生，奥地利)

的一种反应。然而，这一更改还有待在实质方面产生成果。

但是，会议只能产生为各代表团接受的指示所允许的成果。而根据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展来看，至少是某些代表团得到的指示似乎反映出，不信任压倒了对合作的意愿；相信通过扩充军备取得安全，而不是通过合作进行裁军工作和外交工作以取得安全。然而，不应允许裁军方面的外交工作蜕变成仅仅用以操纵公众舆论的手法。它应当起一种更为重要，真正关键性的作用。当前，重要的双边会谈仍然中断，任何对话讲坛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都没有涉及军备活动的广泛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工作就更应起到这样的作用。

对于这种缺乏对话和外交工作的情况，我们深感遗憾。这种情况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观点，认为扩充军事实力真的可以加强安全，无视降低（军备）求安定的必要性和开明外交会带来安全方面的好处，这终将证明是政治判断上的一个大错误。今天的战略摧毁手段以及通过单方面决定使这一潜力完善、多样化、加强及成倍增加的技术潜力至少使通过对话与合作安排而制订某种法律条例提供一个较长远时期的真正安全条件。避免核战争的共同中心利益、建立法律条例的必要性、处理有关指控违犯这类条例而引起的争端的必要性以及使各级接触点体制化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变得明显而紧迫。我们希望主要的核国家能够不遗余力地就所有军备重开谈判，并寻找限制军备活动的途径和手段，以便走上裁军的道路。

奥地利是一个小国，地处世界上军备最集中的地区。我们所作的选择是，不是通过加入两个军事同盟中之一个，而是通过接受永久中立国地位以求安全。我们这一地位的支柱是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力所能及的军事防御工作，我国对国际关系的恶化以及本地区军备水平的上升尤其敏感。

因此，奥地利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马德里后续会议上做了积极的工作，以便召开关于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及裁军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该会议将向 1986 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欧安会下一次后续会议提出报告。斯德哥尔摩会议虽然尚未能作出必要的程序性决定以使其能够履行其职权，但有可能——尽管是在地区水平上——产生一些可有效地加强一切裁军工作的基本法制基础的措施，这种基础就是在国际关系中不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的原则。因此，我们认为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所做的工作十分有助于我们在日内瓦进行的全球性努力。

(比尔鲍姆先生, 奥地利)

同样, 关于在中欧裁减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的维也纳会议尽管没有产生商定的文件, 但因为加强了参加会议的属于两个同盟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谅解, 因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会议作为东西方现行裁军讲坛的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

现在我再谈谈会议议程上的一些具体项目。本会议厅经常谈到的项目中, 没有比就结束所有核武器试验作出全面安排更为重要的任务了。奥地利多年来积极参加了地震专家小组的工作, 该小组在制订交换地震数据的一套办法以帮助对地下(核)试验进行检查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我们认为, 最近日本代表团提出的作为临时措施禁止这些试验, 这些试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可有把握地进行核查的提案是一种十分值得探索的有希望的途径。在缺乏全面解决办法的情况下, 另一个可决定性地减缓试验计划的可能性也许是做出一种安排, 使两个主要的武器大国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承诺, 连续三年把每年的试验次数比前一年减少一半, 这种安排可把过去二十年中美苏每年试验的平均数的中间数字作为共同出发点。根据我们参照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数字所作的初步计算, 结果将是在三年时期结束时各自每年减少到 2 至 3 次。这一安排可辅以由其他核武器国家宣布在任何一年中不超过这一限度。

防止将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必要性是我们和许多代表团同样关注的又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外空条约》规定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应专门用于为各国的福利和利益服务。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用于侦察的卫星有助于稳定局势并产生建立信任的作用, 因为这种卫星可以核查军备控制协定的遵守情况或消除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因此在现有的军备控制体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些成果必须加以维护。从这些成果出发, 在和平利用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无疑将得到加强, 这是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为保护这些共同利益, 有关空间的一系列条约有必要得到加强和补充, 以防止将武器引入外层空间。我们希望本会议为处理这一问题而反复进行的努力不久将能取得成功。法国代表团于今年 6 月 12 日在这方面提出的提案值得加以认真研究, 因为这一问题主要需进行多边谈判, 尽管在双边谈判中解决某些问题也是一种值得欢迎的成就。

本会议在化学武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的事态令人痛心地点出了这种武

(比尔鲍姆先生，奥地利)

器的问题。奥地利正式保证决不在任何情况下拥有、取得或试验化学武器。因此，奥地利极为关心全面禁止这类武器的问题。我们相信，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干练的指导下，已经取得的势头将进一步向前发展。苏联代表团于 1984 年 2 月 21 日表示在原则上准备接受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常驻现场核查；四月份美国也提出了一份完整的条约文本，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在这个困难的领域可以取得真正的进展。

现在我来简单地谈一谈消极安全保证这个问题。即将召开的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使我们想到，大量无核武器国家参加不扩散条约从而做出的承诺还没有得到充分平衡的报偿，特别是没有得到关于不进行或威胁进行核攻击的令人满意的保证。同时，某些种类的运载工具上的核弹头数正在增加；满足各种可能的条件从而应得到消极安全保证的国家的主权领土可能遭到侵犯，这种危险大大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国家的主权领空中使用装备有核武器的飞机或导弹——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非弹道导弹——都不仅是非法的，而且必须象直接攻击那样列入明确的全面安全保证中。芬兰代表团 1984 年 4 月 26 日已在这里透彻地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他们关于这一点的发言。

联合国大会每年一度的会议即将开始，肯定有人会再次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进展缓慢而表示不耐烦。我们不仅理解这一点，而且我们就感到不耐烦。但是，本会议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规定的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实际上是无法取代的。会议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和技术方面的专长，完全可以相信能在政治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审慎地草拟出有关的协定。我们希望这样的时刻早日到来，这是符合大家的利益的。

主席：感谢奥地利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国和我的友好言词。现在请日本代表今井隆吉先生发言。

今井隆吉先生（日本）：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先生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欢迎。这整个月我们都在赞扬你杰出的领导才干，我们深信在七月的最后几天内你将继续以你为人熟知的外交艺术和经验指导会议的工作。我也要借此机会对瑞典代表团特奥琳女士及厄克于斯大使上个月任主席时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和领导才干

(今井隆吉先生, 日本)

表示赞赏。

今天我要继续谈论我国外相 6 月 12 日在会上的发言所讨论的问题之一, 也是一些代表团在本会议提到的, 即什么是达成核禁试条约的最实际而有效的途径这个问题。正如他反复指出的, 日本长期以来的目标是要尽早实现全面禁试,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直在同这个会议的同事们进行最大的努力。我知道在事实上, 早在日本参加到这个讲坛之前, 这里就在进行禁试谈判, 在它存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它数次更换名称, 成员数一再扩大。我们可以说核禁试是非常重要的战后的日内瓦事项。

令人遗憾的是,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 自 1963 年缔结《部分禁试条约》以来没有在签署和批准条约方面出现过明显的进展。我这样讲是因为裁军谈判会议是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我当然知道有诸如《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一类的成果, 但这些条约尚处于未被签署的状态, 并不在多边协定之列。我不明白, 许多别的成员无疑也会这么想, 没有进展的原因究竟何在。我现在无意于为尊敬的同事们分析今天的国际局势或其历史渊源。许多构成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因素以及武器技术的巨大的所谓“进展”已在某种情况下导致了当前的局势。现在不仅正在相当大规模地进行核武器试验, 而且作为其后果世界上已充满了设计非常尖端的大小核武器。人类的共同愿望当然也是日本人民的愿望, 就是迅速作出努力以制止这种扩散。

在对这个问题的审议中, 核查问题一直是对禁试确立信任的关键。我不打算引用我自己说过的话, 但我记得我已多次谈论过, 核查在政治、法律及技术等各个方面是裁军协定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核查能及时而可靠地检查出违犯裁军协定的行为, 因而是威慑这种行为的有效手段。核查也是一种建立信任的手段, 通过这种手段条约缔约国就可让自己确信条约确实是有约束力的从而有助于它们的国家安全。

我要强调指出, 在这个机构的谈判中, 我们考虑的是多边核查机构和能力。在这方面有一些因素要加以考虑。这样一个多边机构的能力取决于谁是参加者以及它们愿对这个机构作些什么。其效率决定于该机构如何安排收集和处理资料, 作恰当分析和采取必要行动。对地下核爆炸的探测能力有着不同的意见。这种分歧意见是由于人们有不同的假设。如果有人谈到在已知的试验场所周围放置了许多所谓“黑箱”, 那么探测能力就非常高; 如果有人谈到可能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在进行地下核爆炸, 包括可能在海床下面进行试验, 那就还得作许多改进, 才能达到有意义的

(今井隆吉先生, 日本)

的探测能力。

我今天提交的 CD/524 号工作文件阐述了一个十分简单而又切实的想法, 我国外相把它叫做不算最好但是非常实际的办法。我们应当在现有的多边核查能力范围内着手禁止核试验。换句话说, 我们不应坐等技术的完善, 或花费巨额资金建立世界范围的理想的探测网, 我们可以从我们已有的能力做起。在此方面, 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一个赋予如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提交的 CD/521 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的建立, 并把下述事项列入其审议范围。第一是有必要确定以表明愿意参加这个系统的国家的捐赠为基础的现有的和可获得的探测系统。然后我们就可对改进该系统的方法做出估计和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就能开始那个不断降低实际的禁止试验的级限的进程, 有希望最终把它降至零。我们能达到这一目标的速度和效率完全取决于我们共同的努力。为了确保有效地掌握可利用的核查能力, 并加以提高, 同时应当就与此目的有关的体制安排进行讨论。

我要立即补充一点, 提出这些步骤决不是要劝阻各国发展和实施自己的国家技术手段, 或排除各国根据其国家技术手段所作的研究结果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事实上, 这里的意思是要称赞这个会议的多边性质, 并尽最大努力来推进缔结全面禁试条约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 应当鼓励发展和使用国家技术手段, 希望这些手段终将被纳入上面提出的多边核查体系中去。

在提出这份工作文件的时候, 我希望简要讲述一下人们可能指出, 我们自己也明白的有关我们这一想法的一些问题。

首先, 它可能遭到反对的理由是我们的想法会进一步推迟全面禁试条约的缔结。

我要再次重申, 日本非常愿意看到全面禁试条约被立即制订出来, 并获得一致同意。然而遗憾的是, 历史似乎表明这不是十分实际的想法。从占了今年会期相当时间的关于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权限的长时期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 采取有耐心的逐步进行的办法要比反复作宣言式的发言有益一些。我还要指出, 我们的提案包含着具有达成全面禁试条约的办法。

第二, 可能会有人说我们的想法会在事实上意味着使爆炸威力低于级限, 并在现在可能被认为具有军事意义的核爆炸合法化。

对这种论点我只能指出, 不论全面禁试条约多么符合人的愿望, 我们都很明白, 不能进行充分核查的东西是不能被有效地禁止或被可靠地遵守的。基于国家技术手段的安排和行动的规定在实际上应是受到鼓励的办法, 这意味着情况至少较之于今

(今井隆吉先生，日本)

天将有所改善。我也要借此机会指出，即便现在能想到的和先进的核查方法相结合，也仍然有更低的级限，在此级限之下，探测和识别技术都是成问题的。这是“范围”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加以讨论。

第三，还会有人说，很难确定爆炸威力是否低于级限值。在这方面还出现了如何避免可能作弊这个困难。

这些确实是困难的问题。我这里只想指出，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必要的情报和资料，我们只能指望核武器国家向前看进行合作。我希望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将能把我们的多边核查能力提高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我们关心的范围内不许可出现任何漏洞。我们认为使最初的多边识别能力是一个数目范围而不是一个数目，这是可能的，尤其因为我们考虑到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地下爆炸有不同的探测和识别能力，这就是可能的。同时，如我前面提到的，可以在希望尽量利用其国家技术手段的国家中间在我们多边协定的范围内拟出特别的双边协定。

当然还有其他问题需要进行实质性讨论，我们希望在特设委员会设立后，在委员会中进行讨论。在等待深入讨论我们提案的同时，我想提出一些我国代表团认为实施这项提案必不可少的具体步骤供大家审议。

第一，有必要确定现有的探测和识别方面的多边核查能力。我们之所以需要做是因为我们必须十分明确，我们能进行多边核查，从而可加以有效禁止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对探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向会议提交了一份珍贵的报告。我想提议把这项新的任务交付给这个小组，希望在指定的时间内找出和确定一系列或一组我们在现有技术能力的基础上能有一定把握看出是核爆炸的地震事件。实验的结果应对这种技术发现发生作用。从有助于科学小组这项新任务的观点出发，我国代表团还要向核武器国家发出呼吁：它们应在可能的程度上公布它们核爆炸的资料——时间、地点、爆炸威力等。这将极大地有助于科学小组的校准工作，并加强他们调查结论的可信程度。公布核爆炸资料不仅是很大的帮助，也能作为一种建立信任的措施——它表明公布资料的国家愿意加速缔结有效共同禁试条约的进程。

(今井隆吉先生，日本)

第二，在我们进行工作以确定现有核查能力的同时，也应确定提高这些能力的办法和手段。只有国际上集中力量以稳步提高我们的能力才能表明此事的正确性，这是我们称之为仅次于最好的办法，即从取缔与我们目前的核查能力相应水平的核爆炸开始。因此，增强我们的能力是我们采取逐步办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日本正在拟定另一份工作文件，试图研讨有关的技术步骤以及为改进目前地震网及有关的通信系统使其成为地震专家小组过去提出的更为有效的系统所需的费用。我希望我们将能在适当时候提交这份文件。

我们认为要采取这两个步骤，同时需要对管理所有这些和其他有关活动的体制安排进行深入的研讨。进行这种安排的管理机构应有何种职能和如何组成也必须加以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如果设立了这样一个机构，则应在一定时期内对其工作进行审查并制定下一步计划，以便为实现有效的零级限铺平道路。

我们希望，我们一旦拟定出包括所有这些步骤——确定现有核查能力及提高它的手段，以及国际核查机构的有效管理——的方案，我们就能更明确地对实现更全面的禁试所需采取的步骤作出必要的判断。我国代表团提出这项提案是希望它将有助于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从而有助于重新进行关于核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讨论，以期早日缔结这项条约。

主席：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善意的话。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克罗马蒂耶先生发言。

克罗马蒂耶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在7月12日所作的发言，是专谈化学武器问题的。今天上午，我想提前谈谈下周议程项目，我的发言主要讲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放射性武器问题。不过，我也打算谈一谈本届会议议程中的其他项目。

我国政府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在这里以及在联合国都反复表明，英国政府认为，如果发明、并部署使用任何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话，那将是非常严重和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正如其他代表团也会这样说的，我国代表团已经指出，虽然这个议题已在我们的议程上列上多年，但是

(克羅馬蒂耶先生，联合王国)

仍未有人提出任何具有实质性的证据，来表明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久就会出现。至今还没有人提出关于禁止任何一种具体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有根有据的提案。在没有提出此种提案的情况下，我国代表团继续反对就仍然是假设性的议题达成一项全面协定而进行谈判。如果裁军条约要想得到国际信任的话，那就需要范围明确并且是可以核查的。一项处理没有明确提出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面协定就达不到这些要求。此外，联合王国代表团早在1980年(CD/PV.81号)就明确说明，它们认为，在没有明确是什么样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者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能根据的原理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没有理由设立关于这个议题的专家小组。自从那个时候以来，还没有人提出过有可能使我们改变这种观点的证据。许多其他代表团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因此，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在今年一开始，在CD/434号文件中，就提出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不但根据公认的先例讨论放射性武器问题，而且还要为拟定一项关于这个领域的全面的协定草案进行谈判。据我们所知，那时并未发生任何情况，有可能使任何代表团相信，这种建议在今天比前几年更容易被人接受。这一花招的唯一结果就是拖延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设立，一直拖到1984年会议第一期会议已来不及着手进行实质性工作。出现这一耽搁的责任，必须明确归咎于那些提出并坚持要将到目前为止无可争议的职权范围加以扩大的这一建议的国家。

去年8月26日，我在发言时明确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于1983年没有能够在放射性武器的谈判中取得进展表示失望。去年在工作小组中所进行的深入仔细的谈判并没有就我们不得不称作“传统”放射性武器条约达成协议；而关于禁止攻击核设施的讨论，也没有能够在一项未来法律文件可能根据的一般性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我们原曾希望本会议将会如工作小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如何能在这个议题上取得很好的进展”方面给以指导。然而，本会议没有提供这种指导，而且我们想取得系统进展的希望，也因关于程序方面的争论而进一步破灭，这种争论阻碍了特设委员会开始工作。这一程序方面的难题，由于瑞典代表团提出的一项条约草案而更加突出了；这项条约草案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传统放射性武器条约同禁止攻击核设施的之间的联系的问题上。有些代表团提出，我们应该继续沿

(克 罗 马 蒂 耶 先 生 ， 联 合 王 国)

着以前所同意的路线继续工作，把两个议题明确分开；而另外一些代表团则提出将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讨论，结果耽误了工作。我国代表团，还有其他一些代表团，要求采取实际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度。我们愿意接受委员会主席，维沃达大使认为最适当的方法。然而，我们认为，最后通过的工作计划是一种不适当的妥协，现在事实已非常清楚地表明，这种妥协使小组很难系统地讨论摆在面前的问题。

今年到目前为止，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要集中于讨论定义和范围问题。如同有一个代表团懊悔地说到，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困难减少。许多讨论都重复了在前几年所提出的观点，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愿意谋求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瑞典条约草案曾被它的制订者作为“为寻求可能被所有各方都接受的、妥协解决办法而做的一种诚心诚意的尝试”而提出的。但是已经明显的是，许多代表团认为，一个其基本方法是在一个单一的法律文件中牢固设立两种轨道的方案，并不是进行妥协的基础。瑞典代表团在为选择可包括在任何禁约范围内核设施以及在降低这些设施规模的限度方面，提了一个唯一的标准——就是所谓的“大规模毁灭性”。21国集团的成员国对瑞典的草案的总的方面表示支持，但是它们并没有表明，它们自己愿意支持这个草案的细节。例如，有些代表团继续提出，应将“一切核设施”纳入任何禁约的范围内。正如我去年所说，此种提法所指的包罗万象的禁约既不可能在实际中加以执行，也不可能理论上站住脚。

在今年我们目前所剩余的有限时间内，我们不可能指望取得很大进展。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首先就我们在确定应对什么设施加以保护，使之不受攻击所应用的标准方面原则上达成协议，其次，根据这些标准将有可能属于任何禁约范围的设施的种类列出一清单，那么时间就会得到很好的利用，而且我们还可能有一些值得报告的东西。我国代表团准备，在不损害我们在以前的工作文件（CD/374号，CD/RW/WP.47号）中所阐明的基本立场的情况下参加这种讨论。作为所需要的这类定义的一个范例，我国代表团已经提请大家注意《关于核能领域的第三方责任问题公约》（CD/RW/WP.53号）。

如果就这两个基本的方面达成协议的话，就有可能为进一步工作打下基础，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其他问题。瑞典的条约草案言外之意是说，应该禁止对所有属于它们的定义范围之内的核设施进行攻击，即使这些设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其他代

(克羅馬蒂耶先生，聯合王國)

表團繼續主張，只應包括民用設施；在這種情況下，關於國際原子能機構可能發揮的作用的問題，沒有達成協商一致的意见。瑞典條約草案沒有涉及具體表明設施或者劃分保護區的問題，有些代表團非常重視這一問題。事實上，在這一方面，瑞典的條約草案只不過等於將日內瓦公約附加議定書中所已經載明的、对被禁止的設施的範圍稍加擴大而已。

我國代表團仍然懷疑，那種繼續試圖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將傳統意義上的放射性武器以及禁止攻擊設施這兩個主題結合在一起的做法是否切合實際或行得通。在以前的文件（CD/374 號）中我們已充分的闡述了這些疑慮的理由，自從那時以來，沒有提出似乎對我們說來具有說服力的、相反的論點。但是，繼續就形式問題進行爭論不會促進我們解決問題。相反，我們應該集中解決禁止放射性武器以及對攻擊核設施可能進行的禁止這一條約的兩個組成部分。只有對每一個組成部分進行系統的、逐步的審議，而不受關於最後形式的預先考慮的想法的限制，我們才可能指望取得進展。

現在我願談一談我們議程上的另一個項目，即關於核禁試問題。今年我國代表團一直感到失望的是，我們沒有能夠就這個議題設立一個特設委員會，以繼續去年的工作小組所進行的工作。如同外交和聯邦事務大臣，盧斯先生在 2 月 14 日所說，我國支持成立工作小組，集中對有關的核查問題進行詳細的審議。核查問題是到目前為止使所有為談判所作的努力遭到挫折的主要難點。我們過去認為，而且繼續認為，除非就這一根本點達成適當的協議，否則，就全面核禁試條約進行的談判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改變職權範圍不會有助於為這一根本問題找到解決辦法。然而，儘管持有這些堅定的看法，我國代表團很願意同其他西方代表團一道尋找妥協性語言，可以在某些方面滿足那些感到迄今我們用來進行工作的職權範圍局限性太大的代表團的要求。我們仔細審查了現有的職權範圍文本，聯合國大會關於這一議題的各項決議以及已提出的其他職權範圍草案的文本。我們高興地同西方各國代表團就一個經過修正的職權範圍草案達成協商一致意見，該草案已作為設立一個特設委員會的基礎而非正式地向其他國家集團進行散發。使我們感到失望的是，對於這個非正式的倡議沒有任何反應。現在這個草案已經以包括聯合王國在內的 9 個西方代表團的名義，作為 CD/521 号文件正式提了出來。我們認為，這個職權範圍不僅對

(克罗马蒂耶先生，联合王国)

那些提出这项范围的代表团，而且对许多代表团说来都是可以接受的。现在就这个职权范围达成协议并从而提供基础以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系统讨论仍然为时不晚。

一个类似的程序性的困难阻碍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开展实质性讨论。为了使本会议能够开始确定有哪些方面有可能进行协定谈判的实质性工作，西方各国代表团已提出了一个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我们仍然希望，这个提案能够为最终开始详细解决这一紧迫而重要的议题提供一个基础。

我们已经一致认为，就综合裁军方案进行进一步详细的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另外也没有人提出有可能使我们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取得进展的新的想法。对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些不同的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各个代表团都将会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大家都会同意：一个对我们所有活动都投上阴影的因素，就是在那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之间没有就核军备问题进行谈判。缺乏这种谈判，是使我国政府最感到关注的一个问题。如同英国首相马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7月11日伦敦市政厅所说，“核军备控制会谈必须重新开始，而美国已表示它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会谈。让我们最少开始谈判吧，现在不是将谈判席位空着的时候”。我确信，这种思想感情将会在本会议内得到广泛的支持。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诸位尊敬的代表，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必须听取所有登记发言的代表的发言并作出几项决定。遗憾的是，今天上午的会议我们已无法做到这一点。包括在发言名单中的意大利代表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已同意在午饭后发言。有几个代表团请我给一些时间，在午饭后立即进行协商。因此，我打算于下午4时在本会议厅继续举行全体会议，届时我将请阿莱希大使发言。另外，在全体会议上我们将就CD/520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作出决定。此后，我们将中断全体会议，讨论提出在今天非正式会议上要审议的三个问题。这是我的打算。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现在我将暂停全体会议，下午4时复会。现在休会。

会议于下午12时55分结束并于下午4时继续举行。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276次全体会议现在继续开会。 登记发言的还有意大

(主席，苏联)

利代表阿莱希大使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奥尔特-罗伊斯大使。现在，我请意大利代表阿莱希大使发言。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今天我想就议程项目 6 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发言。

要求此种保证的主要理由就在于，必须保护无核武器国家，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然而，这些保证还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因为它们有助于在安全和稳定的范围内维护和平。因此，消极安全保证是一个所有各国，不论其政治和军事地位如何，都必须努力去争取的，普遍都有利的目标。因此，虽然我国是联盟的成员，国享有“积极保证”，但仍然很有兴趣参加为在这一领域取得真正进展的各种努力。鉴于不扩散条约的第三次审查会议即将举行，我们希望我们的谈判能够导致一个共同方案的联合解决办法。曾在联合国大会受到如此广泛支持的第 36/68 号决议，就是承担这一任务的扎实的起点。

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在这一方面一直存在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极力将消极保证同核不扩散体系联系起来，而另一种则把这类措施看作是实现核裁军的第一步。这两种倾向看起来似乎是相互冲突的。有人担心，由于消极安全保证等于加入不扩散条约或相当的国际法律文件，因此，可能会变成加强目前不扩散体系的一种压力。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安全保证只能是核武器国家间达成协定的成果，而受益国自己则必须保证保持其无核武器国家的状况。

事实上，这种冲突是表面的，因为不扩散条约的目标之一就是核裁军，而核裁军的实现将反过来使安全保证变得多余。因此，不可能有任何矛盾。

然而，必须承认，由于谈判的复杂性以及安全涉及的问题，只有经过一段很难预计的时间才能逐步实现核裁军。

在这种情况下，消极安全保证就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只要是在所有有关各方都接受的现实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在短期实现的目标。

虽然消极安全保证不能代替核裁军措施，但是它们在减少不稳定因素和国际局势内在危险方面起积极作用。因此，在议程项目 6 和议程项目 3，即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之间有着联系。

(阿莱希先生, 意大利)

正如最近设立的由富有经验的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康斯坦丁诺夫大使领导的特设委员会不得不再次承认, 我们不可忽视裁军谈判会议谈判期间在这个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

有待解决的这些问题关系到各国为了从安全保证中得到好处而必须具备的种种条件, 以及关于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的安全要求可能会限制保证范围的种种情况。

关于第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享有此种保证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必须可以清楚地加以识别。它不应只反映一种不可靠的有效性的事实情况, 而应与这样一种义务相适应即国际上对有关国家均具有约束力。至于此种承诺的具体形式, 已表明有几种可能, 通过谈判还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然而, 我们认为, 要解决这个问题, 并为使反对这一想法的政府承担这种承诺扫清道路, 就需要某些灵活性。

关于第二个问题, 我们认为在应用安全保证方面唯一可以接受的限制, 就是限制一个与核武器国家有联系或者与之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向另外一个核武器国家或其盟国发动攻击。

必须区分关于享有消极安全保证的国家的固定不变的定义与关于考虑到可能会产生敌对行动的情况规定此种保证的条件的定义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确实在此种情况下——无核武器国家才有保证不受核武器攻击或威胁。此外, 很难使人相信, 一个无核武器国家站在核武器国家一边进行攻击, 而其领土能保持不受损害。我们认为, 不攻击条款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 因此安全保证是可靠的。

从变的观点来看, 这样一项条款涉及可能同我们有关的一切情况。相反, 不放置条款却反映了一种静止不变的观点, 而且是对与消极保证问题毫无关系的政治方面的关注的一种反应。拟定这一条款一直是为了适应一种具体的区域性情况。两个联盟之间地区不均衡的情况由于两者之一在地理上属于同一个整体, 享有一定的战略优势而更为严重。

最近, 华沙条约的成员国正式同意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这些情况证实: 这个问题还受制于议程项目 6 所进行的谈判的议题以外的其他考虑。

就不损害安全的条件下裁减或消除核武器进行谈判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我们主张立即恢复两个核武器大国之间会谈的呼声正在不断增高。然而, 议程项目 6 具有其自己的范围, 属于其他范围的问题不应包括进去。

(阿莱希先生, 意大利)

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但目前还没有找到的“共同方案, 应该允许最广泛地应用安全保证——事实上, 应普遍地应用这种保证——而不打乱或改变两个联盟之间的均势。应该就全面均势的各个方面进行谈判, 并在不减损安全的条件下, 把实力均势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

我们认为, 这个共同方案应包括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 换句话说, 就是关于无核武器国家地位的适当的定义以及不攻击条款。

即使这种保证是普遍性的, 如果可以被单方面废除, 那么也不能认为这种保证是靠得住的。因此, 我们主张通过一项可以包括共同方案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文件。一个安理会决议的序言如果从原则和目标方面确定安全保证的范围, 似乎就会提供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制订此种办法的程序应同安理会处理对其实质问题的观点虽不相同但很接近的各种问题时必须遵循的程序一样。

可以提出的先例有: 不扩散条约开放供签署前夕通过的 1968 年 6 月 19 日的 255 号安理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是指该条约。当然, 这只是一个范例。我们主张的决议措词应该更加具体, 更加确切。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 我愿简单谈谈核禁试问题。

我在 6 月 14 日的发言中, 又一次提到意大利政府非常重视恢复我们议程上第一个项目所设立的附属机构的工作, 应该赋予这个机构以更广泛的职权范围。

7 月 20 日, 包括意大利在内的 9 个西方国家代表团以 CD/521 号文件提出了一项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提案。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在 7 月 24 日的全体会议上很有说服力地介绍了这一提案。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布特勒大使的讲话。

这一提案是极力而且认真地妥协的结果; 草拟这一提案是为了尽可能符合其他集团的要求, 同时推动我们关于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的的工作, 并赋予其实质内容。

我国代表希望大家充分理解这一提案的真正价值, 这是一个严肃而现实的提案, 它可成为协定的基础。这是本会议必须抓住的一个机会。

主席: 我感谢意大利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奥尔特—罗伊斯大使发言。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阿尔及利亚)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今天我以 21 国集团协调员的身份发言，并介绍两个文件。

第一个是 21 国集团关于会议议程项目 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一项声明。这个声明秘书处很快将以 CD/526 编号的文件分发。

第二个是 21 国集团关于议程项目 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已以 CD/329/Rev. 2 号文件加以散发。

我开始用英语宣读关于议程项目 2 的如下声明：

“21 国集团认为，立即就通过采取具体措施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是极为必要的。21 国集团重申分别载于 1980 年 7 月 9 日的 CD/116 号文件和 1980 年 8 月 6 日 CD/180 号文件中的观点。本集团认为，关于核裁军的谈判早就应该进行；并且无论如何，双边谈判由于其范围和所涉及方面有限，决不可能替代或取消真正多边地寻求具体裁军措施的谈判。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领域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应在核裁军这一紧迫问题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21 国集团完全同意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观点，即核军备竞赛不仅远无助于加强各国的安全，反而削弱这种安全，并增加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此外，军备竞赛使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受到挫折，另一方面，核裁军领域的进展有助于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改善国际气氛，而这反过来又有利于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核裁军谈判对于所有国家都有根本利害关系，因为少数国家武库中存在的核武器以及这种武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发展直接从根本上损害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

21 国集团进一步认为，核威慑理论远不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理论是核军备数量和质量发展的持续升级的根源，使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不安全、不稳定。此外，这种理论归根结底是以打算使用核武器为依据的，因而不可能成为防止核战争爆发的基础，而核战争既影响交战国，也影响非交战国。不能说核武器对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不可缺少而允许这些国家竞相积累核武器。此外，21 国集团反对使全世界的安全取决于现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因为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没有道理的。

21 国集团坚定地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¹最大危险是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 阿尔及利亚)

21 国集团重申 1983 年 3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七次会议发表的(新德里) 文件, 其中特别指出, “ 核武器竞赛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再度升级, 以及对核威慑理论的依赖提高了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性, 导致了国际关系进一步的不安全与不稳定。核武器不仅仅是一种战争武器, 而且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的手段。因此不结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认为把所有各国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作为少数核武器国家安全利益的抵押品是不能接受的。防止核战争和核裁军的措施必须考虑核武器国家, 同时考虑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 必须确保人类的生存不受威胁。他们反对任何关于拥有核武器的理论和概念, 并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这种武器。 ”

21 国集团认为有必要采取建设性行动制止并扭转核军备竞赛。在这方面, 本集团再次重申《最后文件》第 50 段, 该段规定了核裁军的各个阶段。为此, 本集团认为, 作为第一步, 应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一切试验、生产及部署, 并随后立即大量裁减核力量。在这方面, 21 国集团欢迎 CD/502 号文件所载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坦桑尼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1984 年 5 月 22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

21 国集团根据其在 CD/64、CD/116 和 CD/180 号文件中已表达的审慎的意见, 认为会议对议程项目 2 审议的近期目标应是设立一特设委员会, 以便象 CD/116 和 CD/180 号文件建议的那样详细阐明《最后文件》第 50 段并确定提供多边谈判的实质性问题。

根据这一意见, 21 国集团提出如下职权范围: “ 为履行其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 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120 段规定,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就议程项目 2 设立一特设委员会。

裁军谈判会议请该特设委员会详细阐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50 段并向会议建议如何最好地在 1985 年会议开始时即开展多边谈判, 以就如下内容达成具有充分核查措施的、分为适当阶段的协定:

- (a) 停止从质量上改进并发展核武器系统;
- (b) 停止生产所有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用途的裂变物质;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阿尔及利亚)

(c) 大量裁减现有核武器，以最终消除之。

特设委员会应考虑所有现有提案和未来的倡议，并在1984年届会议结束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

[继续用法语讲]：请允许我现在继续介绍第CD/329/Rev. 2号文件。

应21国集团的请求，承秘书处散发了题为“关于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的CD/329/Rev. 2号文件。

大家肯定已注意到，这个职权范围草案与21国集团于1982年9月14日提交的第CD/329号文件中所载的那个职权范围草案实质相同。

从1984年2月29日分发的第CD/329/Rev. 1号文件中可以找到的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变，今天我们正在审议的第CD/329/Rev. 2号文件之所以有必要，仅仅是因为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及其各附属机构改变了名称。

21国集团要我以协调员的身份，请您尽快将第CD/329/Rev. 2号文件提请裁军谈判会议审议，并作出决定。

21国集团提出这一新的倡议是由于我们为议程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协商陷入僵局深为关注。与所有代表团都认为十分迫切需要在尚未太晚的时候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一情况与这种僵局形成对照。

21国集团之所以请求对这一草案作出决定是因为它继续认为设立一个具有适当的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是本会议履行其有关这一议程项目的责任中可行的最好办法。

此外，鉴于外层空间这个人类的共同遗产必须专门留作和平用途，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将对各国安全引起不可估量的危险，21国集团仍然坚信这个问题具有明显的多边性质，并重申，裁军谈判会议是就这个项目进行谈判的最适当的论坛。

根据这一原则立场，21国集团认为，本会议范围以外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任何谈判，都不应妨碍本会议履行其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责任，也不应妨碍其尽快着手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一项或多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协定，这就是在第CD/329/Rev. 2号文件中提出的职权范围的目标。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现在请中国代表，钱嘉东大使发言。

(钱嘉东先生，中国)

钱嘉东先生 (中国)：主席先生，我没有报名在今天的全会上发言。我现在要求发言是因为一个非成员国家的代表在他上午的发言中影射攻击了中国。

这个非成员国家的代表要求在今天就综合裁军方案作一次发言的申请，是在本会议第 273 次全会经过讨论得到批准的。中国代表团出于一贯采取的合情合理的态度，并考虑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先例，对这个国家的请求，也表示了同意。

大家原来期待，这个非成员国家的代表的发言，将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会有助于推动本会议的工作。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而恰好相反。

这位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对他所谓的一个核邻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不仅毫无根据，而且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不想在这里占用大家的时间对这种攻击进行详细的驳斥。因为究竟是谁派遣了十几万军队至今还占领着一个主权的邻国，是谁还在不断地对它的其他邻国进行军事挑衅，是谁进行了侵略，是谁威胁着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这是一清二楚的。中国代表团坚决拒绝这位代表对中国的诬蔑和诽谤。如果他真的想把他所代表的国家打扮成和平的爱好者，最好的办法，也是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尽早把这个国家的十几万大军从它的邻国撤出来。

主席先生，

我们的会议是一个严肃的谈判讲坛。我们通过决议同意一个非成员国在我们的全会上发言，这表明了我们的善意。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善意被任意地滥用和糟蹋。

主席先生，

我还没有祝贺你就任本月份的主席，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作此表示，你的经验、才能和献身精神是如此地众所周知，我已无更好的语言可加以补充，我谨向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祝你成功。

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今天登记的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别的代表团想发言吗？请美国代表发言。

菲尔兹先生 (美国)：主席先生，我本来打算行使关于我们尊敬的中国同事所讲的同一个问题的答辩权。他如此雄辩地说明了情况，因此，我觉得没有多大兴趣

(菲尔兹先生, 美国)

再讲什么, 只是想驳斥那些关于我国政府的言论, 那些诬蔑性的言论, 并且赞同尊敬的中国代表的意见, 我们出于好意允许非成员国在会议上就本会议工作发表讲话, 但发言应是有益于我们的工作的。而今天上午的这个发言我认为却正好相反。这个发言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却有很多不得体的政治词藻, 是违反了本机构成员国邀请的好意的。另外, 发言的虚伪性已被尊敬的中国代表雄辩地指出, 我完全同意这些意见。

主席: 我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还有谁想发言吗? 看起来没有人要发言了。应 21 国集团的请求, 现在我想就第 CD/520 号文件通过决定。请阿尔及利亚代表, 奥尔特-罗伊斯大使发言。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 (阿尔及利亚): 主席先生, 正如你刚才宣布的那样, 本会议今天必须就第 CD/520 号文件作出决定。本文件是 1984 年 7 月 14 日由 21 国集团提交的, 题为“核禁试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

在我以协调员的身份介绍这一草案时, 我曾解释了 21 国集团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 并强调指出本会议需要毫不迟延地就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开始进行谈判。

21 国集团致力于这一目标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不必详细回顾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我只想就第 CD/520 号文件作出决定之前讲几句话。

本届会议即将结束。我必须怀着遗憾的心情承认, 由于不能就设立一个具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达成协议, 会议今年将再次只在这一问题上举行四次全体会议, 虽然这个问题是议程上的最高优先项目。

显然, 这样处理既不符合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可能对核裁军进程的影响, 也不符合问题的紧迫性。

1982 年, 21 国集团由于对这一议程项目上仍未能进行谈判感到关注, 因此表现出一种妥协精神, 同意参加关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协商一致意见, 然而认为其职权范围是不充分的。21 国集团这样做是出于克服这一僵局的愿望, 使一个核禁试工作小组得以设立起来。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阿尔及利亚)

21 国集团后来又进一步表现出灵活性,没有反对在 1983 年重新设立具有同一职权范围的工作小组, 虽然当时该集团就认为该工作小组已详尽无遗地审议了核查与遵守问题。

同时, 关于扩大职权范围的协商并没有在 1983 年达成协议。本会议之初, 在接触小组中, 后来又在主席先生您的指导下继续进行的这些协商, 21 国集团一直积极参加了, 特别是对所有提出的提案都进行了认真而负责的审议。这些协商都没有产生 21 国集团所期望的结果。有鉴于此, 21 国集团认为, 现在该是本会议作出负责任的决定, 从而毫不迟延地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内就一项核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时候了。

在我们看来, 第 CD/520 号文件中所提出的职权范围似乎是很合适的, 使本会议能够履行其关于这个问题的权限。此外, 这个职权范围草案是完全符合第 38/62 号决议的。在该决议中联合国大会一再呼吁本会议所有成员国“立即为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21 国集团希望本会议所有成员国积极接受这一职权范围草案, 以便使本会议能够立即开始执行谈判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任务。

主席: 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根据 21 国集团在第 275 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请求, 我现在打算请本会议就 21 国集团在第 CD/520 号文件中所提出的, 为议程项目 1, “核禁试”所设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草案, 作出决定。我愿提醒各位代表, 我们曾在 7 月 24 日的非正式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问题。对于通过第 CD/520 号文件所载的关于议程项目 1, “核禁试”的附属机构职权范围草案, 有反对意见吗? 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布特勒先生 (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 如果您允许我发表一点意见的话, 我并不要直接回答您刚才提出的问题, 即, 有无反对意见? 相反, 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 同时我相信, 也代表在两天前提出另一个关于议程项目 1 的职权范围草案时我所代表发言的其他八国代表团, 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协商的问题。我国代表团, 而且我相信, 有关的九国代表团都有这样一个印象, 即就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充分

(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的协商，特别是对于这九国代表团所提的职权范围草案的还没有进行充分协商。

我回想起，当那天讨论即结束提出那个职权范围草案时，您曾说过，将要进行协商，而且我相信您这样说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工作。我想您说的既指多边协商，也指双边协商。我相信已进行了一些协商，但是我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协商是否充分。主席先生，我想提醒您，今天上午您曾表示，从您负责进行的协商中您得到的印象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主席先生，我说不准，那些协商——您本人曾打算倡导的协商——是否充分。因此我确实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协商是否充分？”当然，我的意见是说，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没有进行充分协商，而且，我不知道是否应再过一段时间才能直接回答关于21国集团的提案是否可接受的问题。

主席：还有其他代表团想要就第CD/520号文件的职权范围草案发言吗？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同志，在讨论第CD/520号文件之前，请允许我讲一点意见。我愿说明，我国代表团非常欢迎今天上午非成员国对我们的辩论所作的贡献。我们认为，参加这一辩论的每个国家都有权向我们解释其立场。

主席同志，现在来讨论第CD/520号文件，早在星期二，我曾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表明，我们支持在CD/520号文件中关于议程项目1有待设立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的提案。我们这个集团曾向本会议提出自己的职权范围草案：这个草案载入了第CD/522号文件。这两个文本不一样；然而，21国集团提出的提案也特别呼吁为一项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这是我们所认为是最关键的要点。只有明确的进行谈判的权限才能使委员会取得真正进展。因此，我们主张本会议通过第CD/520号文件，而且，我愿重申，如果通过了21国集团所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我们就不急于就第CD/522号文件所载的草案作出决定。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想要发言吗？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阿尔及利亚)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 (阿尔及利亚)：我只想对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刚才代表西方国家集团所说的话作一简短答复。他问到是否就这个项目进行了足够的协商。我认为情况正是如此。我在发言中已代表我的集团作了非常充分的解释。为了向大家表明，干脆也可以说是为了提醒大家，我愿说西方集团提出的提案事实上已讨论了好几个星期了。实际上，我认为有一个半月了，除非我弄错了。因此，我认为协商已很充分，并且鉴于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优先性，我这个集团坚持今天应作出决定。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请允许我再次重复我的问题。对通过第CD/520号文件，有反对意见吗？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发言。

韦格纳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代表我作为其本月份协调员的这个集团回答你的问题。

我遗憾地告诉你，并通过你告诉各代表团，在正在进行的协商过程中，是不可能将西方国家集团所有代表团都统一起来支持第CD/520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的。因此，我们不能就这个职权范围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主席先生，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对我不得不将这个发言记录在案感到遗憾，而这种遗憾的心情，由于以下这个事实而更加深了：本集团认为，协商的可能性并没有充分加以利用，而且在明明知道不会被本集团的所有成员接受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提出了一个职权范围。这种做法的严重后果，即在一个专断选定的时间，在一个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会议内，提出过份的要求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是很明显的：我们根本不能解决如此重要的一个议题，西方国家集团，同所有其他代表团一样，将会在核试验方面受到阻挠，不能作出有用的，建设性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就这个职权范围问题发言吗？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墨西哥)：我本不打算在本次会议上发言，因此，如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果我的同事们发现我今天的发言有不妥之处，我请求他们原谅，当一个人作即兴讲话时总会发生这种情况的。然而，我认为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刚才以西方国家集团协调员身份所说的话，不能不予以答复，而且最好是立即答复，这一答复同他所讲的话一样要出现在逐字记录中。

作为21国集团的一个成员，我认为本集团所有成员国，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所有成员国，以及西方国家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国和其他国家（如果这些国家能够自由行动而不屈服于那些的确不幸地存在的控制的话，这些控制常常束缚了代表团的手脚，使之不能自发地表达其想法），我重复一遍，所有那些成员国，约占本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37或38个成员国都认为，现在是我们给大会在1978年协商一致决定的，并且在两年前又以1982年的措词明确而一致地加以重申的议题带来荣誉的时候了。换言之：这是一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列入联合国的议程已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直到三、四年之前，在没有任何代表团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如同古老的拉丁学者所说，毫无异议地，总是一致认为本项目必须受到最高优先考虑。我认为，如果所有这些代表团都能客观地审议各种事件并反省自己的自发的结论，它们将会同意我们的这种看法：根本不存在象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所说的专断，决没有、也没有任何不适当的匆忙。主席先生，说真的，如果说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仍有可能说是匆忙，那就是莫大的讽刺，是挖苦话。因此，我再说一遍，我国代表团问心无愧，我认为我刚提到的其他代表团肯定也是如此。我还认为，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本裁军谈判会议是否会在其艰难的时刻胜过安全理事会，因为安全理事会最近有时相当有效地起了作用，也许不是在成果上，但肯定在程序上是如此。因此，我认为有朝一日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是否想结束这个机构，如同本会议一个成员最近在他去美国首都的旅途中所说的那样，“将其杀死”，是否这就是人们想要做的，或者是否希望我们努力使它能够这样地发挥作用，以便能够在它为之而设立的这些问题上取得具体成果。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还有别的代表要发言吗？似乎没有人要发言了。鉴于刚才各位所作的发言，我必须宣布，关于通过第CD/520号文件所载的

(主席, 苏联)

职权范围草案, 暂时没有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 奥尔特—罗伊斯大使发言。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阿尔及利亚): 作为协调员, 我想表达 21 国集团深感失望的心情, 我要指出裁军谈判会议再次受到阻挠, 不能设立可以使其就再次在议程中享有最高优先地位的问题, 即防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进行谈判的机构。

刚才尊敬的墨西哥代表谈到的某些代表团仍然不愿意就禁止核武器试验进行多边谈判这一情况, 表明了那种阻碍本会议执行其作为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职权的僵局的严重程度。

虽然 21 国集团对没有就其提案达成一致意见表示遗憾, 但是它决心坚持不懈努力寻求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 使本会议有可能尽快地开始关于议程项目 1 的谈判进程。为了谋求实现这一目标, 21 国集团将继续表现出灵活性。

我们只能希望, 那些再次没有能够参加关于设立一个具有适当职权范围的核禁试特设委员会协商一致意见的代表团, 将利用两届会议之间的时间考虑一下形势的严重性并改变其立场, 以便使其符合国际社会的呼吁。

在 1984 年 7 月 24 日的全体会议上, 有两份关于议程项目 1 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提交给会议。

第一份是以 CD/521 号文件分发的, 它由是西方国家集团的九个成员国提出的。第二份载入 CD/522 号文件, 是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

21 国集团对这两份职权范围草案都本着妥协精神, 极为注意地进行了研究。然而, 必须遗憾地说明, 21 国集团无法同意西方国家集团在第 CD/521 号文件中所提出的草案。

虽然 21 国集团承认西方国家集团中有些代表为更加接近我们的立场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它认为, 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必须符合多边谈判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迫切需要。

至于 CD/522 号文件所载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职权范围, 21 国集团准备通过它。因为它对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反应, 这个问题就是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主席，苏联)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现在请澳大利亚的布特勒大使发言。

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谢谢您，主席先生。我很简单地代表澳大利亚代表团说几句话。请允许我对我们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同事刚才的发言中有一部分内容表示感谢，他承诺进一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我当然可以代表我国代表团作出同样的承诺。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现在我打算结束全体会议并如同我今天上午说明的那样，按照时间表，在几分钟之后召开本会议非正式会议。现在休会。

下午 5 时 10 分休会并于下午 6 时 10 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 276 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根据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在第 275 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请求，现在我打算请本会议审议并通过一项关于由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第 CD/522 号文件中提出的议程项目 1，“核禁试”的附属机构职权范围的决定。对这个文件有反对意见吗？请韦格纳大使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以西方国家集团协调员的身份发言。鉴于某些代表团的立场，我不能参加对这一草案文本的协商一致的意见。此外，我愿提及我曾代表本集团所作的关于第 CD/520 号文件的发言。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阿尔及利亚）：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就这一文件作出决定，我只想重申我们这个集团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准备通过 CD/522 号文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职权范围草案，正如我在前面全体会议上所说，因为它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反应。这就是就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

(主席, 苏联)

主席: 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就这个议题发言吗? 如果没有, 那么, 根据刚才一个国家集团的代表所作的发言, 我必须宣布, 在通过 CD / 5 2 2 号文件中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方面, 暂时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有谁想就这一方面发言吗? 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罗泽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 由于一个国家的立场, 没有就 CD / 5 2 2 号文件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然而, 我们集团将会为达成一项可以开始就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的协议而不断努力。我们过去一直认为, 而且现在仍然认为, 这样一项条约是停止核军备竞赛、减小核战争威胁和建立各国间的信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愿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感谢 2 1 国集团对我们这个职权范围草案的支持。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 看来没有要发言的了。现在我要往下进行审议关于本届裁军谈判会议闭幕日期的问题。这个问题刚在非正式会议上审议过。因此, 我是否可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一致同意, 1984 年会议的闭幕日期订于 8 月 3 1 日。如无反对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 应我的请求, 今天秘书处分发了下周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举行会议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是同本会议各特设委员会主席协商后制订的。同往常一样, 本时间表只是初步的, 可以加以改动。如无反对意见, 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个时间表。我想提醒大家, 星期一从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将继续进行主席的协商。但遗憾的是, 我必须指出, 这将是最后一次协商。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由于现在我们已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我打算结束这次全体会议。现在请蒙古代表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发言。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同志，承蒙您允许，我愿对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今天为行使答辩权所作的发言表示关切，他们试图使人们对今天上午在我们全体会议上作了充满实质性的发言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所作努力的诚心诚意产生怀疑。

我愿提醒本会议的成员国，过去有过这种情况，即非本会议成员国的北约成员国的某些代表在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旨在实现真正的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措施，并为保持国际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对外政策。

我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各国高度赞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所作的巨大贡献。我们坚信，社会主义越南的代表，是因其反对多次外来侵略和为自由与和平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而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深深敬佩的英雄人民的代表。他们将会继续为本论坛的工作作出他们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还有谁要发言吗？看来没有人想发言了。因此，我宣布会议结束。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1984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下午 6 时 20 分散会。

×× ×× ×× ×× ××